

# 呂赫若

1914-1950

## 《清秋》



(呂芳雄提供)

本名呂石堆，有「臺灣第一才子」美譽。1914年出生於豐原潭子鄉葉林村。1935年小說《牛車》發表於日本《文學評論》雜誌。

呂赫若曾前往日本學習聲樂，師事女聲樂家長坂好子，受當時日本文藝風氣啟發甚多。返臺後擔任《興南新聞》記者，加入張文環主編的《臺灣文學》，發表《財子壽》等重要作品。次年，與呂泉生等人籌組「厚生演劇協會」，推動新劇。1944年出版小說集《清秋》。戰後，他對二二八事件前後的臺灣文化多所關注與行動，進而投入地下及抗工作，流亡臺北石碇處黨武裝基地，於1950年遭槍斃。

呂赫若的文學，擅長剖析日治時代社會結構的不合理與缺陷，冷靜描寫農村經濟縮減造成的悲劇、鄉村知識青年的苦悶及婚戀，對女性題材亦有創見，其生涯悲劇因時代轉軸而如流星墜逝，但在文學、聲樂、演劇方面留下令人難忘的炫目光芒。

### 呂赫若

呂赫若 · 《清秋》

### 為了朝向構築自己良巢的一種掙扎

張恆豪



《清秋》 短篇小說

(a) 32開 | 340頁 | 清水書店 | 1944年(昭和19年)3月13日初版 | 定價2圓40錢 | 圖檔提供: 舊香居

(b) 25開精裝 | 東京都ゆまに書房 | 2001年9月25日 | 定價14,040円(叢書)

呂赫若(1914~1950)，在他的日記中說：「一定要從事文學，這是我活著要走的路。」(1942年5月13日)又說：「文學終究是苦難的道路，是和夢想戰鬥的道路。」(1943年7月24日)這位日治時代才兼業員、文學成就非凡的小說家，在1935年以日文發表首篇小說《牛車》後，即受文壇注目，聲名鵲起，此後呂氏仍創作不輟。直到1944年春季，在決戰的時局下，呂赫若才正式出版第一本書《清秋》，這也是日治時代臺灣純文學作家中極少數出版的小說結集。

《清秋》一書，蒐有呂赫若曾經發表的日文短篇小說《郵唇》、《柘榴》、《財子壽》、《合家平安》、《廟庭》、《月夜》，以及新刊的中篇《清秋》，共有七篇小說，正文前有臺北帝國大學國文學系瀧田貞治的序文，正文後則有呂赫若的跋，卅二開本，總共340頁。封面為素白襯底，其上有似柘榴的靜物畫，由清水書店出版，版權頁記載昭和19年(1944年)3月17日第一刷發行三千冊，此頁尚有呂赫若「赫」字的四方形紅色印記，應該是作者本人同意授權的蓋章。

呂赫若在跋中，有如此一段話：

本小說集所收集的七篇作品，是昭和17年(1942)春天起一年半間，我來回飛翔，到處構築的七個巢。現在看來，一切算是剛起步的巢，往後回顧，正因為是我灌注精力而築成的，每篇都讓人懷念。就如所閱讀的，會發現不管內容或手法，各篇多少會有差異，但我想這可以說是為了朝向構築自己良巢而產生的一種掙扎。<sup>1</sup>

1 周華斌《譯評赫若〈清秋〉跋》，刊於《考輿·研究·再現——臺灣文學史料集刊第一輯》，許素蘭主編，臺灣文學館，2011年10月，頁165。

放在《清秋》正文首篇的〈鄰居〉(1942)，呂赫若在日記上說：「〈鄰居〉意圖寫出內地人、臺灣人所應有的態度。」(1942年10月1日)小說細緻地表現出田中夫人和李夫人，兩位母親對於本島小孩體面的疼愛之情，表面的內容雖不免在呼應此時當局所鼓吹的日臺親善，但骨子裡的微言大義，所訴說的正是超越民族的人道關懷。

其後的〈財子壽〉(1942)、〈廟底〉(1942)、〈月夜〉(1943)、〈合家平安〉(1943)等四作，呂赫若運用其冷靜精練的寫實主義技法，挖掘封建餘孽下人性的黑暗面，嚴峻地批判地主家族的私慾和腐化，深刻再現了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下臺灣庶民百姓的內心葛藤，傳神地反映出傳統大家族體制無聲的崩解。

稍後發表而放在《清秋》次篇的〈柘榴〉(1943)，小說原題〈兄弟〉，同樣是悲慘的臺灣家族故事，作者此回在黑暗中注入了愛與曙光，閃爍出人性的光明面，尤可視為呂赫若揮別封建陰霾、自覺性想「回歸東洋」的轉捩之作。

新刊的《清秋》(1944)，呂氏在日記說：「想描寫當今的氣息，以明示本島知識分子的動向。」(1943年8月7日)小說內容呈現出當時臺灣青年面臨人生困境，不得不出走「到南方去」，以作為徬徨中救贖的希望。此作表面上似在響應日治當局的「南進政策」，也正是此一原因，此書才能在太平洋戰爭戰雲密布中順利出版(臺灣總督府情報課所編的《決戰臺灣小說集》(乾卷)也在此年的年底推出)。「到南方去」，可說是在決戰時局下當時小說與電影，在主題呈顯上的一種趨勢，小津安二郎戰時的名片《戶田家兄妹》(1941)，其結尾主人翁的抉擇，也是透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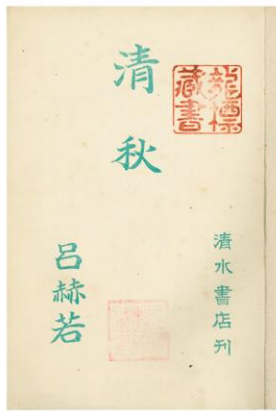
這般的信息。不過，呂赫若所要彰顯的，這些在戰爭夾縫中的小人物，其內心深處都有不得已的隱衷。葉石濤在反覆的苦讀下，即以爲這篇爭議性的小說，具有呂赫若一貫的思想理路，理應是篇「偽裝的皇民化謳歌」。

《清秋》雖只是區區的七篇小說，可說是呂赫若一生中文學的精華，他批判的力道和關愛的眼神，盡在於此。《清秋》雖然僅是戰爭陰影下的吉光片羽，卻是臺灣小說的奇葩，戰前臺灣文學思維的深遠和美學的高度，均於此可見。

日治時代的《清秋》版本，早已絕版。2001年，此書由東京「ゆまに書房」再版，收錄內容和清水書店版的七篇小說相同，正文後附錄有垂水千惠的〈《清秋》解說〉。它的再版，無異說明了卓越的文學，不僅是超越一時一地政治的圍限，更具有穿越時空的影響力。

#### 張恆豪

文學研究者。曾任遠流出版公司總編輯、《臺灣作家全集》編輯委員。曾獲巫永福評論獎。主要著作有《覺醒的島國——日治時代臺灣文學論集》，主編有《臺灣作家全集》(日治時代)類和集、總述集、呂赫若集、龍溪宗集、張文環集等十冊、《火獄的自焚——七等生小說論評》、《認識七等生》等書。



《清秋》書名頁，右上為藏書家林龍標的專用藏書章「龍標藏書」。



《清秋》版權頁，可見呂赫若「赫」字的四方形紅色印記。

琦君

1917-2006

《琴心》

20 我的初書時代 II |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



本名潘希真，浙江省永嘉縣人。浙江杭州之江大學中文系畢業，曾任司法行政部編審科長，歷任各校教職，包括中國文化學院副教授、中央大學、中興大學中文系教授，退休後曾旅居美國多年，專事寫作，2004年返臺定居。

曾獲文協文藝獎章、中山文藝獎、金鼎獎、國家文藝獎等。創作以散文及小說為主，兼及評論、兒童文學。著有《水是故鄉甜》、《橘子紅了》、《三更夢書當枕》、《青燈有味似兒時》、《淚珠與珍珠》、《萬水千山師友情》等散文及小說、兒童文學等書四十多種，作品經常入選中學課本，多次為《語者文摘》中文版轉載，並被譯為美、韓、日文，極受海內外讀者喜愛。

琦君

21

琦君·《琴心》

行雲流水畫《琴心》

應鳳凰



《琴心》 散文小說合輯

(a) 32 開 | 國風月刊社 (自印) | 1954 年初版 | 封面設計：梁雲坡 | 圖樣提供：應鳳凰  
(b) 32 開 | 212 頁 | 爾雅出版社 | 1980 年 12 月再版 | 封面攝影：覃聖生 | 定價 70 元

22 我的初書時代 II | 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

作為散文家的琦君，不僅著作等身，更是一個感動過萬千讀者的名字。她的作品涵蓋小說、散文、評論、兒童文學，讀其書如見其人來到眼前，以「自然之筆寫真情」的親切風格，使她的散文風靡文壇數十年而不衰，從第一本書《琴心》，到《煙愁》、《三更夢書當枕》、《橘子紅了》等，無不是膾炙人口的傑作。而把各書內容連接起來閱讀，即是作者求學後大半輩子的生命經歷及心靈寫照。

琦君本名潘希真，1917 年生，比散文家張秀亞大兩歲。浙江永嘉人，十二歲以後遷往杭州，中學畢業考進「之江大學中文系」，受業於一生恩師也是江南大詞人夏承焘先生門下。在他引領之下潛心古籍，勤習詩詞；耳濡目染之餘，影響琦君一生樸實無華、淡雅雋永的寫作風格。寫作之外，琦君也在學校授課，最初在淡江英專，繼而文化學院，1975 年受到同是寫作好友孟瑤的邀請，來到中興大學兼課，這也是她與臺中一段緣分的開始。

琦君一歲喪父，四歲喪母，由伯父潘國綱扶養長大。潘先生是位大將軍，伯母則是一位擁有傳統容忍美德的中國女性，他們兩便是琦君在文章中稱為父親與母親的人。由於父母是指腹為婚的結合，兩人個性天南地北，相處並不融洽。以至於父親在母親三十歲那年帶回一個「姨娘」時，自是深深傷了母親的心。這位姨娘打扮入時，又懂得收買人心，得到父親及僕人的喜愛。自從姨娘進門，琦君常見母親獨坐房中哭泣；她對丈夫依然千依百順，容忍他的冷落，母親沒有怨恨，只能默默承受。這些親人的恩怨記憶經常出現在琦君散文裡——《琴心》、《紅紗燈》、《永是有情人》中對父親、母親、姨娘的三角關係皆有細膩描寫；琦君名篇《髻》對母親和姨娘的對比描寫，尤顯出琦君對母親處於弱勢女性的心疼。

琦君·《琴心》 23

琦君是來臺之後才正式投稿寫作的，1949年初抵海島，背井離鄉，加上公務員生活單調，不免鬱悶，於是在師友鼓勵下嘗試寫文投稿。沒有想到不僅文章很快被刊出，也因而認識一些文壇朋友，得到友情與信心，精神隨之豁然開朗。《琴心》一書即是初來臺三年間發表的文章總集，有小說也有散文。這時她一邊在司法行政部上班，一邊兼職擔任《國風》月刊助理編輯。在那艱困年代稿費不高，稿源缺乏，她只好自己跳下去埋頭苦寫，一連趕出幾篇小說來填補空白。不料有一天雜誌主編張文伯，還有丈夫——身邊兩個重要男人都鼓勵她將文章結集出版，「給自己留個紀念」。幸運的是，還請到名畫家梁雲坡幫忙設計封面。琦君「處女作」於是穿著一襲漂亮衣襟，《琴心》終於在1954年正式與讀者見面。

與書同名的短篇小說《琴心》，寫的是女鋼琴家與作曲家，各自失去伴侶之後，兩顆寂寞的心最終以音樂結合；這是一篇手法雖傳統，主題卻溫馨感人的戀愛故事。畫家梁雲坡從它獲得靈感：以一盞鋼琴圖案疊以飄動音符，準確傳達內容的主題精神。畫面雖是黑與灰作主色調，卻反襯出紅色「琴心」書名更加鮮明突出。封面本身像一幅發出聲音的現代畫，傳達出琦君行雲流水般的散文風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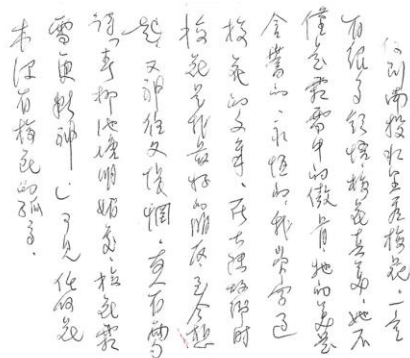
琦君為文，不事雕琢，長於心理描繪，而以空靈淡雅勝。其情致有如綠野平曠，行雲流水，令人超逸意遠，餘味常在欲言未言之間。

這是張文伯書序裡的話。原來琦君寫作剛出道，不僅文章大受讀者歡迎，文壇內外也不乏知音。1954年借雜誌社名義自費出書之後，作者便「小販似的騎著自行車，戴著書」到臺北南陽街各書店換家寄售。不想銷路極好，佳評如潮，兩年間五千本便銷售一空。只可惜大意折掉版型，書竟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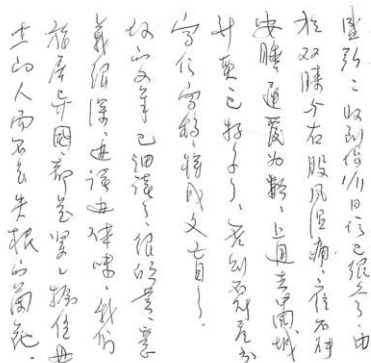
此絕版。今日市面上流通的《琴心》已是初版二十六年之後，1980年重排再生的「爾雅」新版本。琦君說，這本書裡一字一句：「有我的歡笑，有我的眼淚，有我對過去不盡的懷念，對未來無窮的寄望。」——讀來依然是溫平敦厚的真情之筆，讓人回味無窮。

#### 應鳳凰

文學研究者。師大英語系學士，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區東亞系文學博士，曾任《中國時報·人間副刊》資料主編，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，現已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教授職退休。半生致力於臺灣文學史料的整理，編有《光復後臺灣地區文壇大事紀要》、《一九八〇年文學書目》等工具書，著有《華耕的人》、《臺灣文學花園》、《五〇年代臺灣文學論集》、《書說1950年代臺灣文學》、《文學起步——一位作家的第一本書》等專書。



到南陽街各書店換家寄售  
小販似的騎著自行車，戴著書  
到臺北南陽街各書店換家寄售  
不想銷路極好，佳評如潮  
兩年間五千本便銷售一空  
只可惜大意折掉版型，書竟從  
此絕版



此絕版  
今日市面上流通的《琴心》  
已是初版二十六年之後  
1980年重排再生的「爾雅」  
新版本  
琦君說，這本書裡一字一句：  
「有我的歡笑，有我的眼淚，  
有我對過去不盡的懷念，  
對未來無窮的寄望。」  
——讀來依然是溫平敦厚  
的真情之筆，讓人回味無窮

琦君手稿。(王盛弘提供)